

诸子格物致知工夫论异同辨析

贺洪智, 吴佳仪

武汉学院 湖北武汉

【摘要】作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格物致知论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古人观察世界、认知自我的整体思维与具体策略,是其探索事物普遍规律,挖掘自身内在价值的思辨手段与认知基础。本文首先对孔孟、程朱、陆王诸子格物致知的相同处进行揭示,然后以时间为脉络分别对孔孟“仁学”、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格物致知工夫论思想差异展开内容梳理与深度辨析,探索不同阶段格物致知论的理念特点,以期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全新角度的参考意见。

【关键词】格物致知;整体性;工夫论;思想辨析

【收稿日期】2025 年 8 月 14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9 月 12 日

【DOI】10.12208/j.ssr.20250351

An analysi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theory of "Gewu Zhizhi" (Investigating Things to Extend Knowledge) among various Confucian scholars

Hongzhi He, Jiayi Wu

Wuhan College, Wuhan, Hubei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traditional Confucian thought, the theory of Gewu Zhizhi (investigating things to extend knowledge) reflects, to some extent, the holistic thinking and specific strategies employed by ancient Chinese thinkers in observing the world and understanding the self. It served as a cognitive foundation and dialectical method for exploring universal laws and uncovering intrinsic human values. This paper first examines the commonalit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Gewu Zhizhi by Confucius and Mencius, the Cheng-Zhu School, and the Lu-Wang School. Then, following a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respective approaches—Confucius and Mencius's "Doctrine of Benevolence (Renxue)," the Cheng-Zhu School's "Neo-Confucianism (Lixue)," and the Lu-Wang School's "Philosophy of Mind (Xinxue)." By exploring the conceptual characteristics of Gewu Zhizhi at different stage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related fields.

【Keywords】Gewu Zhizhi; Holism; Theory of cultivatio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格物致知论的发展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演进历程。从孔孟“仁学”到程朱“理学”再到陆王“心学”,格物致知论为适应不同时代社会改造的具体需求,从工夫论这一角度完成了由模糊到清晰、由宽泛到具体的变更;其工夫论内核的充实、方法的构建使得我国古代思辨逻辑实现了从主观个体到客观世界、再到主观个体的螺旋式上升。也正是因此,围绕工夫论展开深入研究能够进一步感知格物致知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历史层面上的演进关系整体性与理念差异性。

1 诸子格致同异之处略说

学术界目前对儒家诸子格物致知思想上有划分为偏重于“尊德性”和偏重于“道问学”两派之说^[1]。这样的划分有一定道理,然而仍不免有过于笼统之嫌,而且在为诸子划定为哪一派时面对难以清晰界定的困难。本文认为儒家诸子格物致知的同异之处应按照所格之“物”的同异来进行划分。

“格物致知”出自《大学》首章“致知在格物”一句;其后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则阐述了“格物致知”这一“明

德于天下”的成德工夫所具有的价值。

显而易见,“格物致知”中的“知”并非局限性的、低层次的小知,而是开放性的、高层次的大知,是能促使个体成为君子、担当使命的重要智慧,所以应是包含了“仁”、“智”两方面的大知,是对“本体”之知。而“格物致知”中的“物”应指代整体性的“天地”,是与人相依赖、与人相制约,是人感受、认知的基础。因此,“格物致知”可总结为:人这一个体面对天地,探究本源,把握天理,获得仁心,最终学而成圣的过程。无论是孔孟、程朱还是陆王,都是在面对“天地”(或陆九渊曰“宇宙”)这一整体对象时,顿悟到存在于自身之内的仁、智之本体。这是诸子格致相同之处。

诸子格致的相异之处主要体现在“理一”基础上的“分殊”所不同处,即所格具体之“物”的差异上。孔子首先所格的是“天地”,然后格的是人伦之间的关系,所以提出的是“仁”与“礼”的理论;孟子所格的是“天地”,然后是“王道”,所以提出“仁”与“义”的理论;大小程子与朱熹在格“天地”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万物”作为所格对象,因此提出“理”的概念;陆九渊所格的是“宇宙”与“生活日用”,所以提出了“吾心既是宇宙”、“心即理”等观念;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中,面对的是天地,所格的是“人事”(“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之所在之事谓之物”、“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2]),所以觉悟的除了“本体之仁”,还有“良知”,为以后提出“知行合一”(在事中保持良知)理论作了铺垫。

诸子所格具体之物不同,导致所致之“知”不同,也因此导致了工夫论上的差异。下文对孔孟、程朱与陆王的格致工夫论相异之处按时间线索进行再深入辨析。

2 孔孟的格物致知思想——“仁学”的思想

“仁”是儒家义理传承的核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更是先秦儒家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集中体现。借由对“仁”这一“大知”的认识,先秦儒家形成了以“仁”为心体,以“中庸”为道体的独特视角,并进一步通过“识仁而体道”的道德实践形成了对社会政治与生活伦理的科学认知,继而构建了以“礼”与“义”为主轴的格物致知工夫论。

2.1 仁与礼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人伦日用之间的关系是他理论的着眼点,也即是 he 偏重所格之“物”。所以他提

出的工夫论着重在“礼”。“礼”既是“仁”的基础,也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受春秋时期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影响,孔子试图用恢复西周时期礼仪制度与道德规范的方式来弥合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他设想若是社会各个阶层均能恪守自己的职责、坚守一定的规范,坚持以“礼”作为行动的基准,那么社会就能协调运行、稳定发展;也正是因此,形成了孔子基于“仁”的立场,以“礼”的视角观察世界、认知社会的独特理念。

但“礼”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外在约束条件,并非人内在、自发的行为。因此为了完成“礼”由外及内的转化,确保人能够以更为科学而全面的视角观察世界、认知天地,进而通过对天地的观照而觉知“仁心本体”,孔子又基于人个体的独立性与整体的社会性分别给出了克己之道与忠恕之道两个层面的修养方法,即基于仁与礼相对关系的工夫论。

克己之道是克制约束之法,强调通过无己忘我的精神境界战胜个人的欲求。孔子认为通过以礼修身的“克己”,人能够内在追求“仁”的精神目标,外化遵循“礼”的行为规范,依托精神品质层面的磨炼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进而能够以更为客观、科学的眼光看待世界。而忠恕之道则是与万事万物的交际之法,其既从消极的角度以“恕”为人的行为划出下限,也从积极的角度以“忠”为人的行为明确标准,强调通过“以己及物”“推己及物”的奉献精神达成对天地忠恕的至高境界,进而以真实通达之心勘破万事的要点、成就万物的德行。

克己与忠恕即仁学的格物之道,二者的根本目的均在于通过实践以求恢复“仁”之本心,是“仁学”思想中基于“礼”这一视角展开格物致知的工夫论。

2.2 仁与义

孟子所格之“物”偏重在“王道”,所以与孔子重“礼”不同,孟子讲的更多的是“义”。“义”是人内心的一角,因此孟子开创性地直面对孔子所规避的“性”,提出了性善说,将人心所固有的情感常态视作“仁”的萌芽之所。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指明:“亲亲,仁也;敬长,义也。”结合上文对于“礼”的相关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孟子承接孔子迈出了更为关键的一步:孔子将“仁”具象化为“礼”,而孟子由于所格之物为“王道”,所以明确了遵“礼”而行便是“义”^[3];这不仅体现为理念上的差异,更体现为实践上的差异,“义”相较于“礼”有了更为明确的动词性,是行为的、动态的。

而基于“义”的相关思想衍生而出的格物致知工夫论便是孟子所提及的“存心养性”^[4]。所谓“存心养性”便是基于“义”的视角形成的对心、性、理的立体化认知；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指明“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强调个体所尽的善心（义），便是觉悟到了自身的本性（礼）；觉悟到了自身的本性（礼），便是知道了天命（仁）。因此人应当保存自己的善心、养护自己的本性，以此对待天命，不因寿命的长短改变态度、不因周遭的变化扭曲人格，坚持仁的理念、恪守礼的规范、践行义的行为，使得人本心中善性的“义”得到扩充与丰富，以此“尽心知天”，实现“仁学”思想中基于“义”这一视角开展格物致知。

3 程朱的格物致知思想——“理学”的思想

基于对孔孟仁学核心理念的继承，以二程、朱熹为代表人物的程朱理学将社会信仰、伦理道德等要素整合为更系统化的哲学体系，并大胆地将孔孟仁学中“外王内圣”的格物致知工夫论简化为专注于主观个体的“理一分殊”与“存天理、灭人欲”，强调“仁”在个体上的传承与精进；同时他们在继承孔孟以“天地”为所格之“物”的基础上，又往前迈进了一步，以“万物”为所格对象^[5]，以此掀起了格物致知论的全新思潮。

3.1 理一分殊

理一分殊是格物致知的本体论依据，也是程朱理学的结构纲领与思维方法；其明确了宇宙间的最高实体与至高原理“理一”，而基于“理一”所诞生的万事万物所具有的源头相同、但表现形式不同的理，便是“分殊”。以此为基础自然可推导出程朱理学格物致知思想的中心之一：格尽万物之理便可直达理一。也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基于理一分殊的格物致知工夫论总体上可概括为两个角度，即由积累到贯通与由已知到未知。

程朱理学所讲究的格物致知，是格外在之物而致内心之知的过程，是通过个体将外物的理进行整合归纳而进一步接近最高实体，即由分殊到理一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格物与致知一方面可视作同一过程的不同层面，即“致知是就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6]；另一方面则可视作同一物体的不同角度，即“格物是就零细说，致知是就全体说”^[7]。本质上格物可视作致知的基础，借由格物个体完成知识的积累，进而实现“理”的贯通。

程朱理学虽认为格尽万物之理便可直达理一，但朱熹清晰地认识到穷尽世间万物是不现实、不可能的^[8]。故其亦强调基于理一分殊思想的、由已知到未知的推导行为。这一过程中个体应通过已经掌握的“理”构建对理一的深入认识，并基于已有领悟去推理未知的事物原理，依托“推类”这一行为逐步完成对“分殊”的积累：这一积累的过程并不是点滴知识的简单累加，而是理论体系的逐步构建、科学认知的逐步形成；在积累这一行为到达临界点后，即形成对求取“仁心”的完整认识后，朱熹相信个体便能够通过“顿悟”这一行为实现“知至”的终极目的、达到理一的最高境界。在《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中，朱熹的“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矣。”描述的便是这一过程，这是程朱理学在格物致知精神上的重要突破，同时也是中国特色思辨逻辑发展的重要里程。

3.2 存天理、灭人欲

“存天理、灭人欲”是大程子程颢提出的儒者应树立的道德修养目标。

何为天理？何为人欲？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天理，不合逻辑地肆意妄为是人欲^[9]；欲望受理性全面支配、被控制在合理范围是天理，欲望受理性所节制，恣睢放纵、刻意苦行是人欲^{[6][124]}。而基于以上论述，可以总结出程朱理学的两条核心价值观念：第一，个体的行为应遵循客观规律，主观意识切不可凌驾于客观规律之上；第二，个体应葆有自由意志，通过理性节制自身行为以避免外物激发的欲望扰乱心智。

如果说理一分殊为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思想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那么基于“存天理、灭人欲”形成的理欲之辨便为格物致知这一活动提供了严格明确的准绳，即格物致知这一行动既不能悖逆于天理，也不能失控于理性：个体在格物致知的过程中，天理明一分，则人欲就少一分；人欲少一分，则德性就多一分；德性多一分，则个体对天地万物之理的认识便会加深一分。如此循环往复，首尾呼应，便围绕“存天理、灭人欲”构建了格物致知的良性循环。

4 陆王的格物致知思想——“心学”的思想

程朱理学“理一分殊”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工夫论虽一定程度上为格物致知这一“明德于天下”的成德工夫提供了方向，但却因专注于内圣而无法满足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对道德实践的需求；在这样的态势下，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人物的陆王心学在实践、研究的过程中，以“事”为所格之“物”，提出了“发明本心”和“知行合一”的工夫论^{[4][37]}。

4.1 发明本心

“发明本心”又称“简易工夫”，其根本为孟子于《孟子·告子上》中所提及的“求放心”；是陆九渊基于“心即理”的心学理念构建的，以自我认知、自我反思与自我完善为手段的道德修养方法。本心，即本然之善心。陆九渊坚持性善论，并笃定主观个体的“心”与客观世界的“理”本为一物；但不同于孟子对恻隐之心（仁之端）、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这四端直白的认同，陆九渊强调个体本心的“发明”，需要经历一个“剥落”的过程^[10]，这也就使得发明本心成为陆王心学开展格物致知的重要方法论。

“发明本心”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依陆九渊之见，本心纯然如天理，但却因私欲、人情、琐碎知识、骄矜心态等杂物的障蔽而难以显现，故应在日常生活中依托实践逐渐辨明公私、秉明义利、除却私欲，以上活动便可称之为“格物”，即革除自身本心上的障蔽，进而求得自身清明，本心自现。在自我认知、自我反思与自我完善的基础上，陆九渊进一步指出发明本心只是开始，存养本心才是进一步察觉天理、格物致知的重点^{[3][4]}；存养本心要求个体在生活实践中以本心权衡思量、勤加拂拭，面对万事万物仅以本心应对，继而遑论是是非非，只求堂堂正正，这些行为便可称之为“致知”。而在存养本心的尽头，便是自作主宰的最终境界，通过内修本心而明晰天理达到完美的道德境界，进而完全实现人心与天理的统一。

4.2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研究陆王心学时所绕不开的概念，也是王阳明针对社会矛盾、道德问题提出的最终解决方案。相较于朱熹将心与理割裂开来一分为二的举措，王阳明通过发明本心完成“龙场悟道”、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后^{[7][90]}，其更加重视通过“知而能行”的勇气推动道德实践，进而将自身已经掌握的知识、道理等应用于主观活动中，以此将心与理合二为一，实现个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

而对于“知行合一”中“知”与“行”，王阳明也通过独到的解释赋予了其远超字面的深刻含义：其中与道德实践相对应的“知”并不是对于世间万物运行之理的总结，而是基于个体引导、修正道德实践的主观意念；与道德理念相对应的“行”并不局限于具体的实践行为，而是包含了对自身主观意念的克制与反思；至此，王阳明大大拓展了道德实践的空间，不再以

“知”吞并“行”，也不再“行”覆盖“知”，而是明确了“知”与“行”二者的统一性。基于上述论述，王阳明形成了“致良知”的独特观念，以心为基础，以致知为内核驱动格物，正如其在《传习录》中提及的：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2][77]}

5 总结

综上所述，格物致知论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方向与内核的演进集中体现了儒家思辨思维的转变。这不仅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儒家道德知识论，更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认知特点。而通过对格物致知论缘起、发展与迭代进行逐步分析与深入探讨，我们能够在重构与再阐释“格物致知”的基础上进一步观察其运作机理，进而挖掘、感知中华民族在发展路途上追求自我与世界和谐统一、格物与致知相互促进的古老智慧。

参考文献

- [1] 余英时. 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2] 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3] 刘增光. 论儒家启蒙精神——以宋明理学为视角[J]. 学术月刊, 2023, 55(02): 27-36.
- [4] 冷天吉. 知识与道德——对儒家格物致知思想的考察[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5] 杜维明. 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 [6] 牟宗三. 心体与性体[M]. 台北：正中书局，1968.
- [7] 钱穆. 中国思想史[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 [8]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9] 陈来. 朱子哲学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 [10]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版权声明：©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